公羊春秋經傳通義

春秋公羊經傳成公第八　公羊通義卷之七

何氏解詁　孔廣森謹案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解詁曰周二月夏十二月尚書曰舒恒燠若易京房傳曰當寒而溫倒賞也是時成公幼少季孫行父專權而委任之所致

三月作丘甲

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　始邱使者言始不句使也周制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使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今使邱出一甲則何有甲士四人率三甸而增一乘左傳曰爲齊難故作邱甲正義曰此備齊難暫爲之耳非是終用故不言初也解詁曰用者重

錄之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解詁曰時者謀結鞏之戰不相負也後爲晉所執不日者執在三年聘尋舊盟後非此盟所能保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 以不月日言之或說是也所聞之世詐敗于戎狄與詐敗戎狄同例

然則曷爲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 穀梁傳曰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爲尊者諱敵不諱敗爲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劉敞曰莫敢當其言敗績何天下之勢大矣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敗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率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率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解詁曰據羈無氏憂內也曹以內被齊難遣大夫助戰故善而錄之內衆四大夫者時未作三軍蓋季孫將上軍臧孫將下軍僑如嬰齊爲二軍之佐也使衆上客而軍將列數之者重師也於他國則唯言元帥錄內略外之義也解詁曰不從內言敗之者君子不掩人之功故從外言戰也謹案從外不後日者先日者前定之期也緩辭也後日者非前定之期也急辭也能門急而案緩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解詁曰据高子來盟魯無君不稱使佚獲也解詁曰佚獲者已獲而逃亾也當絕賤使與大夫敵體以起之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解詁曰還繞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禮介者不拜而今再拜稽首者重難執獲人君故爲加恭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左傳曰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軍中上下同服所謂均服代頃公當左解詁曰升車象陽陽道尚左故人君居左臣居右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解詁曰不知頃公將欲堅敵意邪勢未得去邪曰革取清者解詁曰革更也軍中人多水泉濁欲使遠取清者因亾去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

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卻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解詁曰顧問執法者曰法斮解詁曰斮斬音義斮在略反於是斮逢丑父董仲舒曰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為難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為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為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為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為也而眾人疑焉春秋以為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為人性命也天之為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為生苟為利而已是

故春秋推天施而順人理以至尊爲不可以生於至辱大羞故獲者絶之丑父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獲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于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爲不然復察之春秋春秋之序辭也置王于春正之間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爲王也云爾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者不生大辱大辱莫甚于去南面之位而束獲爲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

己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此傳覆舉經句也此似公羊經本云齊國佐今文無齊者後人沿二家之經而誤脫耳推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例之則國佐上正當而繫齊也

曷爲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

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事在宣十七年不書者臧孫許於今元年始以名氏見經蓋聘齊之時猶未爲卿也凡內大夫行非卿例不書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蕭同者蕭君字同叔附庸之君以字通也姪子猶言姪女頃公之母是蕭同叔之姪女也兄弟之子猶子故左氏直云蕭同叔子矣踊于棓而闚客解詁曰踊上也凡無高下有絶加躡板曰棓齊人語謹案謂登爲踊亦齊人語也晏子春秋曰景公爲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音義棓普口反則客或跛或眇左傳曰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然則郤克跛也眇者謂許於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迓迎讚賓者也聘禮記曰卿大夫迓大夫士迓士皆有迓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解詁曰閭當道門閉一扇開一扇一人在外一人在內曰踦閭將別恨爲齊所侮戲謀伐之而不欲使人聽之謹案閭穀梁以爲胥閭也移日然後相去齊

入告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

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

紀侯之甗解詁曰齊襄公滅紀所得甗邑其土肥饒欲得之或說甗玉甑反魯衛

之侵地使耕者東畝杜元凱曰使壟畝東西行晉之伐齊循壟東行易且

以蕭同姪子爲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

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

土齊也解詁曰則晉悉以齊爲土地是不可行惠士奇曰古土杜通毛詩自土沮漆齊詩自杜沮漆土齊猶杜齊也杜齊者謂改其土地之宜絕其往來之路乃古杜之之法也晉文公反鄭之埤東衛之畝者亦以此注云以齊爲土地失之音義疏云亦有一本云是則土齊曰不可也者今推此注有是不可行之語而下不可注唯云言至實不可爲質則似土齊也下亦有不可字者合蕭

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

不可請戰解詁曰如欲使耕者東西畝質齊君之母當請戰壹戰不勝請

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

何必以蕭同姪子爲質揖而去之郤克眣魯衛之

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解詁曰郤克恥傷其威故使魯衛大夫以國佐辭爲國佐請音義眣閒反石經作眣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解詁曰逮及也追及國佐于袁婁也謹案傳道此者明晉未能怙齊進退權在國佐與屈完來就盟于師者異也穀梁傳曰鞌去國五百里袁婁去國五十里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遬卒

取汶陽田

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不繫齊者本所侵取內邑也內邑而不言齊人來歸者呂大圭曰歸者共意也取者我也非其志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家鉉翁曰自楚僭王其公子亦僭而稱王子久矣今書楚公子春秋革之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婁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解詁曰據會而盟得一處知一人也

一貶焉爾大夫不敵君本當貶稱人但會盟兩貶則嫌楚實微者故特見公子嬰齊名氏

於上而於此一貶以申其義也閒無事再舉地者以公在焉從諸侯會盟例也鄫微國盟會恒不序獨此序者鄫君戕于邾婁未三年而二國之大夫同盟忿讐戕君莫此爲甚所聞之世始治諸夏故小國有大惡亦並在譏限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辛亥葬衛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時諸侯次于伯牛遣師東侵鄭敗于邱輿故以不得意致伐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 始入宮廟未忍遽以神事孝子之志也 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 解詁曰善得禮痛傷鬼神無所依歸故君臣素縞哭之謹案穀梁傳曰三

曰哭哀也其哀禮也追近不敢稱諡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爲無譏矣

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

解詁曰此象宣公篡立當誅絕不宜列昭穆謹案桓宣皆篡立者而二公之宮並以災書于春秋上本天道下正人事灼然著明有若符契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率師伐許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率師圍棘

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

左傳曰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其言圍之何不聽也

解詁曰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圍以起之得曰取不得

日圜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將咎如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此聘也其言盟何解詁曰據不舉重嫌生事故此以輕問重也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解詁曰尋猶尋繹也以不舉重連聘而言之知尋繹舊故約誓也書者惡之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

鄭伐許解詁曰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自此之後中國盟會無已兵革數起夷狄比周為黨故夷狄之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音義）堅釋文作臤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運

鄭伯伐許解詁曰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秀于穀

梁山崩

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爾雅曰梁山晉望也不繫國者與沙鹿同義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沭解詁曰故不日以起之音義沭古流字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山者高大尊道也河者所以宣通潤澤此象君位陵遲德澤壅過自是之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偏于天下

秋大水時謀立毀廟故有飾宗廟之戒魯人不悟卒蹈失禮也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解詁曰定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胡康侯曰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月者正月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武公名敖煬公之曾孫隱公之曾祖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解詁曰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于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尊有德立后稷文武廟至于子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天子卿大夫三廟元士二廟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二廟諸侯之士一廟立武宮者

譏時衰多廢人事而好求福于鬼神故重而書之臧孫許伐齊有功故立武宮謹案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然則世室屋壞云世室此何以不云武世室立毀廟猶可言也譏天子不可言也春秋以其可辭書之

取鄟

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邾婁諱亟也

衛孫良夫率師侵宋

夏六月邾婁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悼公在喪未踰年而親伐許不子之甚故去葬奪臣子恩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率師侵宋

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率師侵鄭　左氏經曰救鄭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解詁曰鼷鼠者鼠中之微者角生上指逆之象易京房傳曰祭天不慎鼷鼠食郊牛角書又食者重錄魯不覺寤重有災也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宣公有虞三桓之志成始弗戒矣

吳伐郯　胡康侯曰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爲其僭天子之大號也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記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

而以為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 月者為下望出

不郊猶三望 他言免牲者則不言不郊此間有異事猶文無所承故復舉不郊也

秋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不重言諸侯者間無異事文省

公至自會 左傳曰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故以得意致會也

吳入州來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來言者商量之意不使晉命制乎我也本非齊地而言歸之于者順韓穿來言辭曷爲使我歸之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勸死士也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志復讎也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解詁曰晉侯聞齊侯悔過自責高其義畏其德使諸侯還鞌之所喪邑董仲舒曰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齊頃公親齊桓公之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主之餘尊而志加于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晉魯俱怒內悉其衆外得黨與衞曹四國相輔大困之鞌獲齊頃公斮逢丑父深本頃公

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爲天下笑其端乃從懾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得氣而無敵國以輿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憂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寧是福之本生于憂而禍起于喜也嗚呼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可不省耶

晉欒書率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解詁曰據紀履綸來逆女不書納幣錄伯姬也解詁曰伯姬守節逮火而死賢故詳錄其禮所以殊于衆女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其稱天子何解詁曰据天王使毛伯來錫文公命不稱天子元年春王正月正也解詁曰正者文不變也其餘皆通矣皆通者明非刺譏所繫或言天王或言天子並是至尊之稱猶覲禮曰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又曰天子賜舍臨文隨稱無有意義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解詁曰棄而日卒者爲下脅杞歸其喪張本文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婁人伐郯

衞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解詁曰据逆女不書媵也言來媵者禮君不求媵諸侯自媵夫

人錄伯姬也隱伯姬賢而不得其所故自納幣迄于致女事事詳錄之解詁曰媵例時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杞伯曷爲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脅而歸之也解詁曰已棄而脅歸其喪悖義恥深惡重故使若杞伯自來逆之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下旋執鄭伯不日者嫌鄭不信故從小信辭明鄭伯實不背盟晉執之非乃與下稱人以執意相發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錄伯姬詳矣屬不書逆人者宋公不親迎失禮不足爲伯姬榮故自從外逆女不書常例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解詁曰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禮書者與上納幣同義所以彰其潔且爲父母安榮之言女者謙不敢自成禮婦人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

晉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

晉欒書帥師伐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率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運（潰日者惡楚比克莒二都暴中國之甚故伐莒錄名氏入運稱人示貶也文十二年行父城運則運本內邑是時善已叛屬莒內邑不言叛故經無明文）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城中城（中城內城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率師侵鄭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其言乃不郊何（解詁曰据僖公不從言免牲也）不免牲故言乃不

郊也不免牲失禮故譏之也言免牲則不郊可知言不郊而不言免牲則不免牲亦可知五卜非禮不發傳者四卜猶瀆過此何言矣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不致者此所會實晉世子也時晉侯有疾使太子以君禮會諸侯經就書其爵譏代父位而用公會大夫不致例以起之

齊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爲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爲侈也解詁曰侈大也朝廷侈于妒上婦人侈于妒下伯姬以至賢爲三國所爭媵故侈大其能容之唯天子娶十二女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月者時晉人止公危錄之也左傳曰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然則是年無冬者本當繫葬晉景公于冬三月之下但緣諱不書其事令如常例書首時嫌若冬實無事故去冬以起之也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月者為下盟出

晉侯使郤州來聘己丑及郤州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

自其私土而出也自其都邑而出故使與外諸侯同文因爲天子諱三公乖離出奔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沙澤不致之義未詳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三月公如京師趙汸曰如京師特書月明朝王爲正與他如不同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人滕人伐秦

其言自京師何難何以不承公如京師就言遂會伐秦意公鑿行也解詁

日以起公鑿行也鑿猶更造之意

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

解詁日時本欲直伐秦塗過京師不敢過天子而不朝復生事修朝禮而後行故起時善而褒成其意使若故朝然後生事也間無事復出公者善公鑿行

曹伯廬卒于師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月致者春也秋返久也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楊士勛曰莒子朱者莒渠丘公不書葬者莒行夷禮則是失德又葬須稱謚莒無謚故不書葬也

夏衞孫林父自晉歸于衞左傳曰衞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衞侯既歸晉侯使郤犫送孫林父而見之故經加自晉晉有力文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至是始娶者公卽位幼也左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

鄭公子喜卒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僑如卒名及稱婦例並見宣元年傳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解詁曰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今爲大夫死見

於經爲仲嬰齊顧炎武曰魯有二嬰齊皆公孫也仲嬰齊卒其爲仲遂後者也十七年公孫嬰齊卒于貍軫則子叔聲伯也此言仲嬰齊亦是公孫嬰齊非謂子叔聲伯故注云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

此漢人解經之善若子叔聲伯則戰辜如晉如莒已屢見於經矣

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

禮大夫世則有族魯人立歸父之後使世其位故命之氏氏姓自廟別者也嬰齊既後歸父則當祀歸父于禰祀仲遂于祖故得比孫以王父字爲氏之法而氏之云嗣爲人後者爲之子謂事其廟如禰廟服其服如喪父之服持重於大宗有子道焉非實謂他人父也何氏乃譏其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夫禮不有爲殤後者乎爲祖母後者乎爲祖庶母後者乎而謂皆父母稱之乎何乎楚世家曰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則弟兄之相後由來舊矣

歸父使子晉而未反何以後之

解詁曰據已絶也

叔仲惠伯傅子赤

者也解詁曰叔仲者叔彭生氏也惠謚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禮大夫七十已上稱於異邦曰老夫若衛石碏使告于陳曰老夫耄矣是也於其國猶當稱名今惠伯自稱老夫者蓋藐慢遂之辭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弒子赤而立宣公殺叔仲惠伯不書者書殺則內大夫相殺大惡當諱書卒則與公子牙美惡相嫌故不卒以起諱意也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解詁曰臧孫許宣謚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解詁曰時見君幼欲以防示諸大夫歸

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久而更傷歸父無罪逐絕不廢臣禮故爲立後言仲遂大惡當絕直以賢歸父故存其世爾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婁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曹伯名負芻宣公之庶子殺世子而自立故晉執之爲伯討也晉義僖二十八年傳曰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特爲此經發傳而今板本于上仍有之字甚誤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卒不日者失德也葬日者爲國亂溺葬例也葬卜柔日而今用庚辰亦溺之驗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一事再見不卒名者善其出奔非畏難遠害能假晉力以威蕩氏卒拔强族輔公室智足以寘亂功足以安國故繁辭大之也

宋殺其大夫山蕩山也去氏者爲其擅權弱公室貶罪之

宋魚石出奔楚解詁曰與山有親恐見及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婁人會吴于鍾離

曷爲殊會吳外吳也世子殊會吳亦殊會貴賤不嫌辭可同也然同之中有異焉鄭玉曰首戴之會書及書會見公及諸侯同往會之如臣朝君使諸侯不得以干世子鍾離之會書會又書會若諸侯外吳不與同會使夷狄不得以亂中國此則聖人微意不可不察曷爲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楚亦夷狄未嘗殊者始見荊州已外之矣橫函亦殊會始發傳於此者因此會諸夏夷狄悉在內外之文最明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解詁曰据大一統言自近者始也解詁曰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是也謹案此春秋爲後王大法建首善自京師始而四海之內莫敢不正若乃殊方別俗被之聲教羈縻弗絕而已故所聞之世始內諸夏所見之世始治夷狄躁之有本推之有序大學所謂

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其義然也會例時此吳會中國之始特危月之（音義）始一本作難

許遷于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朱文公曰上温故雨而不雪下冷故著木而冰

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謹案五行志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滕文公也

鄭公子喜率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

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此王公失道臣代其治故陰代陽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據鄭上稱師伯下稱師王痍也王痍者何傷乎矢也痍傷也晉呂錡射楚子中其目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爾也解詁曰末無也無所取於言師敗績凡舉師敗績爲重衆今親傷人君當舉傷君爲重以言戰又言敗績知非詐當蒙上日也謹案此晉侯伐鄭楚子救之鄭爲主人而戰言晉侯及者蓋以楚數凌諸夏鄭附從僭叛善晉之能敗之故與使爲主與獻同義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不見

公公至自會

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不得爲晉侯所見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解詁曰据不得意𨛫之會公失序不致諱案此兼問兩公至自會公不見見者是會也大夫執者謂下伐鄭之會也何氏因誤以爲行父再執與經不合不恥也

曷爲不恥公幼也公不見見實以叔孫僑如淫通繆姜而譖公于晉之故時公尚幼未能親政凡有咎辱責在大臣故不以病公也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婁人伐鄭王之上大夫稱子

曹伯歸自京師

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解詁曰据曹伯襄復歸于曹易也解詁曰易故末言之不復舉國名其易奈何

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解詁曰和平其臣民分專心于其負芻謹案此釋不名之意諸侯失地則名喜時內平其國以待君歸若與未失國者同故不名以起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解詁曰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謹案此釋不言復之意復歸者出有惡喜時治免其罪若與無惡者同故緣賢者之心而爲其君諱不嫌實無惡者前稱侯以執罪已明矣其言自京師何解詁曰據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後歸于衛與天子所歸不言自京師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天子有命歸之則諸侯不得治其罪國人不得易其位故無難矣因明喜時能知尊王請命春秋乃以王命除負芻之罪也劍歸文在上者若言自京師歸于曹則嫌自者京師有力與歸功喜時意錯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

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解詁曰悕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錄之辭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善其能以身衛君故仁錄之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晉厲公音義板本云將會厲公從闕成石經增襄三年疏引此文亦有晉字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徐彥曰言聽獄者失之大者矣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此一事而再言之者

先凡而後目也前此者以下釋代公執之意自成公將會晉厲公以下乃申其事而詳敘之蓋晉人緣乞師不與盡公而以會不當期爲罪名耳傳本釋經經惟一書執季孫行父而郤公言再執是不善讀傳矣內大夫無罪被執者例月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日者有罪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州盟于扈解詁曰行父執

釋不致者舉公至爲重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日者有罪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結率師侵鄭二家經曰北宮括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婁人

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不復言諸侯者尹單與盟與蔡邱異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解詁曰魯郊轉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正月者歲首上辛猶始新皆取其首先之意日者明用辛例不郊則不日或曰用然後郊或意未明舊說以為用事于頻宮然後郊要本非傳所取闕疑殆焉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婁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解詁曰方正下壬申故月之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軫

非此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解詁曰據下丁巳朔知壬申在十月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

前此者嬰齊走之晉解詁曰不書者以爲公請除出奔之罪也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上年行父代執晉慍未平故今因其來會伐鄭復欲執之公許之反爲大夫歸至于貍軫而卒解詁曰十月壬申日貍軫魯地無君命不敢卒大夫解詁曰國人未被君命不敢使從大夫禮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然後卒之解詁曰善其不敢自專故引其死日下就公至月卒之起其事所以激當世之驕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婁子貜且卒 蒙上日也同日二事日食在上者先天道次人事與鄢陵同義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州郤至

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實欒書弒稱國者罪厲公也不去日者舉衆弒辭則失德已明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解詁曰不書叛者楚爲魚石伐宋取彭城以封之本受于楚非得于宋故舉伐於上起其意也楚已封魚石復本繫于宋言復入

者不與楚專封故從犯君錄之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婁子來朝

築鹿囿

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爲也解詁曰刺奢泰妨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彭來乞師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婁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丁未葬我君成公

公羊春秋通義卷七終 經傳凡三千三百八十一字

春秋公羊經傳襄公第九

何氏解詁　孔廣森謹案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爲宋誅也其爲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爲罪也 追釋書復入于彭城之意就以其假大國之勢犯君竊邑故出無惡入有惡也 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 解詁曰據莒人伐杞取牟婁後莒牟夷以牟婁來奔不繫杞 不與諸侯專封也

欲言楚彭城則本非楚自取直言彭城嫌與通濫
文同故還繫之宋奪正其義明楚不得專以地封
叛人魚石不得專受封于
楚邑而言圍者起實封也

夏晉韓屈率師伐鄭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婁人杞人次于合

秋楚公子壬夫率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婁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不及時書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不葬者棄夏附楚與楚同罪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晉宋將卑師衆衛將尊師少故分别書之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 徐彦日左氏以爲齊姜成公夫人繆姜宣公夫人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者何鄭之邑也解詁曰以下戍繫鄭其言城之何解詁曰据外城邑不書取之也取其邑而城之爲守固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曷爲不繫乎鄭爲中國諱也晉伯自文公以後唯悼公足稱焉故從諱其惡不言爲晉諱者鄭背中國甘心于楚今方與楚爭鄭而犯禮伐喪所爲與夷狄無異故傳順經意深責之言中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左傳曰秋七月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若然取虎牢之事本發于仲孫蔑成于荀罃故歸惡大夫而以遂事責之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率師伐吳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解詁曰盟地者不於都也

公至自晉解詁曰以晉致者上盟不於都嫌如晉不得入故以晉致起之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曰在下者齊侯始使世子亢諸侯之禮春秋惡而責之故獨以不信辭屬光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其言如會何後會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曷爲殊及陳袁僑据非貴非外爲其與袁僑盟也杜元凱曰殊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廣森謂會盟同地例諸侯盟雖閒無事必再舉地首戴葵邱平邱是也大夫盟閒有事乃再地于宋是也若此及溴梁之盟閒無事則不再地君文繁臣文殺春秋之稱言無非教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率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胡康侯曰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謚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孫不地滅國書取出奔書孫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

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

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解詁曰襄公者成公之妾子謹案弋氏左氏經爲姒氏姒姓之字或作弋詩所稱孟弋是也魯有兩定姒公羊春秋一書弋一書姒蓋特別之國語曰杞鄫由太姒左傳衞成公欲祀夏后相寗武子曰杞鄫何事是鄫本夏後故史記及潛夫論五德志並以鄫爲姒姓襄公之母其鄫女與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解詁曰以不殊鄫世子俱言如也鄫叔孫豹則曷爲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定弋鄫女叢郎世子巫之姊妹故巫於襄公爲舅襄公於巫爲出也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解詁曰殆疑疑讞于晉齊人語謹案殆危也告危于晉也莒將滅之則曷爲相與往殆乎

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解詁曰時莒女嫁爲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謹案主書者畀鄫子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不殊孫林父者時晉侯將會吳于戚使魯衛先通好言及衛孫林父則非我欲之言會衛孫林父則非衛尸其事文不可施故不殊衛以起晉志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吳何以稱人解詁曰據上善稻之會不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不得先言鄫人而後殊會吳者其序自主會者爲之也若言吳鄫人則不成文故使吳亦相隨稱人不嫌進吳者後會于柤仍殊之自明矣鄫叙于會者刺晉將乎莒鄫之難卒弗能正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解詁曰離至離別前後至也言我者以魯至時書與魯微者同文微者同文者使若城楚邱辟魯獨戍之戍例時

楚公子貞率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

伯齊世子光救陳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所聞世再見漸進故日且名

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解詁曰言滅者以異姓爲後莒人當坐滅也不月者取後于莒非兵滅謹案五年傳曰莒將滅之則立外孫者實莒脅鄫人使然故春秋不言鄫亾而歸惡於莒人滅鄫也己姓之子以代弋姓宗廟鬼神非族不享不謂之滅將乎穀梁傳曰家有旣亾國有旣滅滅而不自知由别之而

不別也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亾之道也董仲舒曰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王於鄫取後乎莒以之爲同居目曰莒人滅鄫此不在可以然之域也

冬叔孫豹如邾婁

季孫宿如晉 宿行父之子也喪父未練而有位於朝春使於國衰世之事不可勝譏故從武氏子一見法而已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曷爲不言萊君出奔 據譚弦溫之等 國滅君死之正也 諸言奔者皆貴不死位可知矣曲禮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

七年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婁子來朝

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螺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率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鄬

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音義〕頑疏云一本作原字

非

鄵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 解詁曰据陳侯鮑卒不地 隱之也何隱爾弒也 隱公以不地見隱此以地見隱者內弒常地則不地為變外諸侯卒常不地則錄地為變各從變例以起問發微不拘一緣也 孰弒之其大夫弒之 左傳曰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 曷為不言其大夫弒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彊則不若楚於是弒之 解詁曰既由中國無義故深諱使若自卒 鄭伯髡頑何以名 解詁曰据陳侯如會不名 傷而

反未至乎舍而卒也穀梁傳曰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解詁曰舍昨日所舍止處也謹案必知未至乎舍者傳窮經意名鄭伯于上書卒于下文連而辭急明是尚在道辭若至舍乃卒辭閒既緩卽不得貶名也

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据陳侯如會是見諸侯文致其意也解詁曰鄭伯欲與中國意未達而見弒故養遂而致之所以達賢者之心

陳侯逃歸范武子曰背華卽夷故書逃以抑之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月者正月也上鄬之會不致疑公未返國遂自役如晉與

夏葬鄭僖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爲中國諱也解詁曰深順上事使若無賊然不月者本實當去葬責臣子故不足也黃道周曰鄭成公不葬猶之蔡繆公也蔡侯肸鄭伯睔皆以從楚

不葬鄭僖公之卒弑也子駟未討而書葬何也志正也書弑而又不討賊則不得書葬書卒而又不書葬則無以異于鄭成公父子異志而春秋異義故春秋權也量物之輕重而爲之衡者也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此侵也其言獲何解詁曰据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戰乃言獲也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解詁曰時適遇値其不備獲得之易將兵禦難不明候伺雖不戰鬭當坐獲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婁人于邢丘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率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火

曷爲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大小者分别延燒甚不甚也解詁曰災者離本辭故可以見大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甚痛內有災變雖小有火如大災也權弓稱新宮火三日哭蓋不脩春秋文如是今經云新宮災足知內不言火者君子之新意矣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伐而言同盟者著鄭與盟也同盟曰者著鄭叛盟也解詁曰事進上伐不致者惡公服繆姜喪

楚子伐鄭未踰年而親伐鄭故奪臣子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晉悼公圖復文襄之業而不義滅小國故錄日責之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率師伐宋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

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 斐鄭大夫子駟發子國輒子耳也不言殺鄭大夫者斐弒僖公本以不欲從晉故而八年楚伐鄭左傳言時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則發輒與斐同謀亦與聞乎弒者也前弒君未明故於此特貶去大夫以罪之

戍鄭虎牢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

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巳取之矣曷爲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解詁曰諸侯本無利虎牢之心欲共以距楚爾無主有之者故反繫之鄭見其意也

楚公子貞率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三軍者何三卿也軍將皆命卿故以三卿解之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座主姚大夫曰治國則謂之卿在軍旅則謂之士卿而有軍行者稱卿士是也諸侯之國得有二卿二軍而已上卿將上軍則日上士下卿將下軍則日下士廣森謂古者言魯初時也詩稱天子六軍其車三千魯頌則日公車

于乘明五百乘爲軍于乘者二軍之賦也傳公之時猶未有中軍今始作之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率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音義）疏云左氏經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乃與此傳同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會于蕭魚

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解詁曰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也得鄭爲重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冬秦人伐晉解詁曰爲楚救鄭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

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凡以兵取人邑者悉諱言圍也月者爲下入例(音義)熹平石經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

季孫宿率師救台遂入運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莒已取台救之

無及故遂入莒邑以報之穀梁傳曰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運惡季孫宿也

夏晉侯使士彭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解詁曰賢季子因始卒其父是後亦欲見其迭爲君謹案吳終春秋未嘗日卒惡而略之尤外于楚

冬楚公子貞率師侵宋

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詩

詩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吳于向內未有並使以會者今一會而二大夫出專恣益甚故特危月之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結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伐秦

己未衛侯衎出奔齊前後奔者多矣或以犯王命畏大國兄弟相纂未有臣逐其君者今衛侯衎見逐于孫甯名理之大變以臣出君則言不順故仍自奔爲文而變例加日以異之不嫌沒孫甯之罪者後弒君入戚已顯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率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婁人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王季子始受采于劉是爲康公其子定公則夏也天子大夫例字夏名者文連王后君前臣名之義外逆女不書見於左傳者莊十八年原莊公逆王后于陳宣六年召桓公逆王后于齊經並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解詁曰明魯當共逆迎之禮謹案齊姜歸京師不書者我不爲媒故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其言至遇何解詁曰據季孫宿救台不言所至不敢進也著畏齊之甚

季孫宿叔孫豹率師城成郛齊已取成矣復得城其郛者著宿豹之復成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婁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溴梁

戊寅大夫盟

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剌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徧剌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解詁曰旒旂旒贅繫屬之辭若今俗名就壻爲贅壻矣以旂旒喻者爲下所執持東西不殊內大夫者欲一其文見惡同也至此所以徧剌之者蕭魚之會服鄭最難諸侯勞倦莫肯復出而大夫常行三委于臣而君遂失權大夫故得信在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

可以假人〔音義〕文選西都賦注引公羊傳曰贅猶綴也疑別本此文之下傳有自釋贅旒之義與僖九年傳震而矜之下復出震之者何云云相似

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解詁曰錄以歸者甚惡晉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自是迄哀公地比四動皆季氏專強之象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前爲宿豹所復今又伐取之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瞷卒宣公也〔音義〕二月闕戍石

宋人伐陳經作三月

夏衛石買率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洮

齊高厚率師伐我北鄙圍防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婁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同圍齊特言同者深著齊無道諸侯同心欲圍之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率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阿必復舉諸侯者已異年文無所

承也下有執不日者不信在邾婁不在諸侯

晉人執邾婁子

公至自伐齊

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解詁曰據諸侯圍許致圍未圍齊也解詁日故致伐起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諸侯會時本謀圍齊故得言圍以抑齊之驕暴曷爲抑齊爲其亟伐也或曰爲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此二者皆齊罪蓋兼惡之春秋抑强扶弱王者之心也無道而强不若有道而弱是以進宋襄抑齊靈

取邾婁田自漷水

其言自漷水何據取漷東田不言自漷水以漷爲竟也何言乎

以漷爲竟漷移也解詁曰魯本與邾婁以漷爲竟漷移入邾婁界魯隨而有之諸侯土地本有度數不得隨水隨水有之當坐取邑故云爾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葬者蓋明

夏衞孫林父率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瑗卒

晉士匄率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据公孫敖言不至復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解詁曰禮兵不從中御外臨事制宜當敵爲師唯義

所在士匄聞齊侯卒引師而去恩動孝子之心義服諸侯之君是後兵寢數年故起時善之言乃者士匄有難重廢君命之心故見之蘇轍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有善而專之君與有焉必君命而後可則安用將矣劉敞曰穀者齊地也其曰至穀而後稱其義也非齊地則勿復乎曰止師而請之君曰可而後止不可則復之期可而後止臣之事君也凡在國無專焉子之事父也凡在家無專焉臣子之大節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喜

冬葬齊靈公解詁曰不月者抑其父嫌子可得無過故奪臣子恩明光代父從政處諸侯之上不孝也

城西郛 解詁曰言西郛者据郛城錄道東西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遬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盟于澶淵

秋公至自會

仲孫遬率師伐邾婁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蔡公子履出奔楚 燮之弟罷及故也

陳侯之弟光出奔楚解詁曰爲二慶所譖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解詁曰自溴梁之盟臣恣日甚故比年日食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月者正月也

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

据盟會恒言邾婁人重地也惡叛臣竊邑故錄名以見其罪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日月同行而有併食固可以推步得者至於頻月日食古今歷算都無其法而襄公之篇四年再見驟離乖錯謂之記異不亦宜矣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商任

庚子孔子生 陸德明曰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今以十月庚辰朔校之晉有十有一月字者誤故定從釋文本傳記此者分別自後爲所見之世故也周十月夏八月日在壽星之次與斗柄同位先儒言夫子生時帝車南指此日加午之驗也占之金匱式曰六陽罡爲六合臨時之方青龍繫日具神勝光天乙登車朱雀翱翔始以龍見終以

此歲是有德而並無位而王者與解詁曰時歲在
己卯謹案於今緣命衛術已卯癸酉庚子壬午惪
西極之位也漢四分歷是歲己酉與何氏不合但
四分依命歷序以爲庚申歲獲麟而感精符則云
獲麟之歲在單閼單閼卯也四分上推太初元年
丁丑漢元年乙未三統歷引漢志曰高帝元年歲
在大棣名曰敦牂元封七年歲名困敦並與四分
較差一年太史公歷書曰太初元年歲名閼逢攝
提格又實甲寅非丁丑矣蓋稽遂古七歷殊元同
異得失無以辨之今以公羊家學既從何氏仍其
舊注存
師說焉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月者正月也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沙隨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婁鼻我來奔

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据非以地來奔以近書也近者所見之世也入所見世治法大備將使遠近大小若一小國始合有大夫但盟會之等載記闕略不得周知故還録其接我者以見法必見法于邾婁者亦取治自近者始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解詁曰前爲二慶所譖出奔楚楚人治其罪陳人誅二慶反光故言歸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据魚石直言復入于彭城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左傳曰齊侯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故曰由乎曲沃而入也傳以此解上者明與魚石但據彭城不入宋者異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率師救晉次于雍渝

曷爲先言救而後言次解詁曰據次于聶北救邢先通君命也救晉者君命也次者進退在豹也先書君命而後錄臣事春秋之教也然救不言次本書次者刺不及事之義因而分別先後又隨事設義云爾

己卯仲孫遬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曰者有罪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于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晉人殺欒盈

曷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前得罪出奔位已絕推以道去國者雖不在位猶從大夫之秩今盈入晉作亂罪重不得復稱故大夫也解詁曰稱人者從討賊辭

大其除亂也

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率師侵齊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比食又既象陽將絕夷狄主上國之象也後六君弒楚子果從諸侯伐鄭滅舒鳩魯往朝之卒主中國

齊崔杼率師伐莒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陳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咸宜咎出奔楚【音義】釋文云咸本又作鍼按開成石經是鍼字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穀梁傳曰五穀不升爲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率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婁子于陳儀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左傳曰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出此言之鄭人之師以直報怨卒定以禮而不加暴焉入國之善者也故日春秋之例日入者善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會盟一事不舉重者以異地也重言諸侯者間有異事與祝阿同例据左傳是會晉本合諸侯伐齊以報二十三年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且賂晉侯晉侯許之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遂亂受賂黨弒君之賊中國之大恥公與有惡焉春秋不言伐齊所以深為內諱而存中國也重丘之盟稷之會其迹正同於彼目言之於此諱之所謂遠世近

世異辭

公至自會

衞侯入于陳儀

陳儀者何衞之邑也本邢邑衞滅邢而有其地曷爲不言入于衞諼君以弒也衎在陳儀蒯聵在戚其未得衞甚明而傳輒以不言入于衞爲難者蓋以衎與蒯聵若有君衞之道雖偏安一邑春秋皆得以入于衞言之何則四境之內尺土莫非衞也昭公之在鄆猶在魯也敬王之居狄泉敬王有周子朝不得有周也是故以戚與陳儀舉者卽不與使有衞之辭也若衎者有國不能自保去國不能自復而謀爲諼于逐我者之了甚足賤惡故從出入有惡之例使與叛臣入邑者同文也何以不名其奔名其歸名則於此可省文因別見罪輕于朔矣

楚屈建卒師滅舒鳩

冬鄭公孫囆卒師伐陳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

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巢楚邑名時巢人以吳子勇而輕死開門誘之謁果入其門爲所射殺吳子謁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與鄭伯髡頑同義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解詁曰衎盜國林父未君事衎言叛者林父本逐衎衎入故叛衎得誅之故正之云爾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此諼君以弒也其言復歸何解詁曰据齊陽生至陳乞家詩書入于齊不書復歸復歸者入無惡文惡剽也解詁曰主惡剽衛侯入無惡則剽惡明矣曷為惡剽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解詁曰凡篡立皆緣親親也剽以公孫立于是位尤非其次故衛人未有說喜由此得成設弒故惡以為戒也然則曷為不言剽之立据晉纍弒而立剽逐君而立其事異知非彖託始省文故問其義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解詁曰欲起衛侯失衆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謹案春秋之於衎剽兩無所與故曰衛侯入于陳儀又正甯喜之弒而衎之失德見曰衛侯衎復歸于衛又正孫林父之叛而剽之竊國亦見古者貴戚之卿君有大故反復諫而不聽則易位向使孫甯之謀果以義動為社稷之大計剽矣當立又有令德君子凡醇乎惡衎矣明於惡剽之

說則為臣者儆明於惡衎之說則為君者懼范武子曰衎實與弒故錄日以見之書日所以知其與弒者言辛卯弒君甲午便歸是待弒而入故得速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獨鄭見名氏者起本當言晉趙武也左傳曰趙武不書尊公也此書明大夫不敢君之義也晉之貴卿猶不得敵公則良霄不嫌矣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晉人執衛甯喜

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解詁曰據甯喜弒君者稱人而執非伯討

不以其罪執之也孫林父以戚叛如晉晉黨於孫氏而為之執喜故曰不以其罪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瑗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爲出奔晉爲殺甯喜出奔也曷爲爲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我卽死女能固納公乎

解詁曰固猶必也喜者殖子 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 解詁曰喜素信鱄以爲鱄能保獻公 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爲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 解詁曰縶馬絆也僕從者庶孽衆賤子猶樹之有孽生謹案此言是鱄時從獻公在外而何氏責其移心事剸背爲姦約抑又過矣 若夫約言爲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 解詁曰鱄見獻公多詐不敢保 獻公怒

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解詁曰欲以此語迫從令必約之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左氏述其約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已約歸至殺甯喜殺甯喜不以討賊之辭者獻公之大夫與里克同義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既愧負甯氏又以獻公淫刑無信見幾而去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解詁曰攜猶提也昧割也時割雉以為盟猶曰視彼割雉負此盟則如彼矣謹案穀梁傳云鱄之去合乎春秋瘵疾曰甯喜本弑君之家獻公過而殺之小負也鱄以君之小負自絕非大義也何以合乎春秋（音義）釋文云昧舊音勿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曷為再言豹解詁曰据盟于首戴不再出公殆諸侯也曷為殆諸

侯爲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解詁曰殆危也謹案殆者不信之辭獻公無信又使其惡臣甯喜之黨來夏晉孔瑗後亦皆弒君者而諸侯之大夫離夷楚之使相與結盟反覆無信故爲內危錄之而再言豹也會盟一地不數重者此楚與中國爭伯之始亦危錄之意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解詁曰豹羯爲政之所致

夏衛石惡出奔晉甯喜之黨

邾婁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解詁曰如楚皆月者危公朝夷狄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解詁曰靈王

乙未楚子昭卒解詁曰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閏餘者積月之餘日而附于前月故不更繫月與壬申同例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何言乎公在楚解詁曰據成十一年正月公在晉不書　正月以存君也解詁曰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故言在在晉不書在楚書者惡襄公久在夷狄爲臣子危錄之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衞侯衎卒

閽弒吳子餘祭

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爲謂之閽刑人非其人也解詁曰以刑人爲閽非其人故變盜言閽謹案祭統曰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鄭司農以爲夏殷時也若然墨者使守門周公制禮如是但王政與世隆汙情變黠僞則防姦遠患之道益密故春秋因此事而著不近刑人之戒亦變周從殷之一端焉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穀梁傳曰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衞世叔齊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城杞左傳曰晉

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解詁曰貶稱子者微弱不能自城危宗廟社稷當坐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解詁曰据向之會稱國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解詁曰與并也并季子四人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解詁曰迮起也倉卒意迭

猶更也〔音義〕進子各反

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解詁曰祝因祭祝也論語曰雖疏食菜羹瓜祭是也曰天苟有吳國解詁曰猶曰天誠欲有吳國當與賢弟尚速有悔于予身尚庶幾也解詁曰悔咎予我也欲急致國于季子意徐彥曰成十七年左氏傳晉士燮祈死下何氏作膏肓難之曰休以為人生有三命有壽命以保度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聞死可祈也昔周公之隆天不出妖地不出孽陰陽和調災害不生武王有疾周公植璧秉圭願以身代武王疾愈周公不天由此言之死不可請偶自天祿欲盡矣非果死今左氏以為果死因著其事以為信然於義左氏為短然則今此謁等亦自祈死而得難左氏者公羊此事直見謁等愛其友弟致國無由精誠之至而願早卒遂忿死不可祈之義矣猶如周公代死子路請禱之類豈言謁等祈得死乎而謁及餘祭之死或入巢之門或閽人所殺抑亦事非天眷也豈如左氏以果死為信然故得難之故謁也死

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眛也立夷眛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亾焉僚者長庶也卽之不在曰亾卽之卽位也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焉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解詁曰闔廬謂之長子光專諸膳宰僚嗜炙魚因進魚而刺之〔音義〕焉開成石經作惡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簒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推季子之心本以光正當立假令夷眛死季子受之比其

卽世亦必歸國於光故光旣自立因而不討也慶父無可立道魯季子處之以義闔廬有可立道吳季子處之以仁去之延陵解詁曰延陵吳下邑禮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不越竟終身不入吳國解詁曰不入吳朝旣不忍討闔廬義不可留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解詁曰方以季子賢許使有臣有大夫故宜有君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解詁曰故降字而名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必使臣必使子者必使全其爲臣子之道當札君父之世並未得有君有大夫今爲季子足與之則非臣子尊榮欲與君父共之之意故仍未許醇同諸夏此春秋

以忠孝教也讓國事在昭公時豫賢之於此者吳能修禮義來聘因其可賢而賢之所以得起其讓者迄春秋吳大夫皆不得以名見足知札特書名爲賢故矣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頗來聘聘例時此月者與公如楚同意

莊文之篇楚再來聘皆取其敬慕中國王是公親往朝楚使大夫報聘而已凌轢諸夏之甚故爲諸夏危錄之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弑君例不日者君失德也般之罪惡不待貶絕

固無爲父之道報于宮中以亾其身故去日見亦有罪焉太史公曰爲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

者必彙首惡之名若蔡景公所以爲鑒也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解詁曰外災例時此日者爲伯姬卒日

天王殺其弟年夫解詁曰王者得專殺書者惡失親親也未三年不去王者方惡不思慕而殺弟不與子行也不爲諱者年夫有罪

王子瑕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解詁曰據葬紀伯姬不言謚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解詁曰禮后夫人必

有傅母所以輔正其行衞其身傅至矣母未至也

也謹案傳傅母也母保母也

逮乎火而死於紀伯姬但隱之而已宋伯姬又加賢焉故錄其詠也共姬之謚從共公

者也善得正也詩起二南二南起關雎而大雅稱
文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蓋文王
之所以風化天下者本自正夫婦始夫婦不正然
後貞女失所淫俗流行極十五國之弊乃至陳靈
公閒之世株林刺于上澤陂月出風于下淫百餘
年小人不復知有廉耻君子不復知有美刺而
詩教遂亾詩亾于陳靈者春秋之所爲懼而作也
故上本文王之教隱桓之際首正妃匹於内女賢
不肖必謹而別之觀鄫季姬之淫泆則數年之閒
而婦喪其躬夫戮其體仇及其世子孫見戕此春
秋之所以爲戒亦株林之意也觀宋伯姬之貞信
遭患難而不失其度年踰閒居而不易其節故能
生致三國之賻沒動諸侯之哀此春秋之所以爲
勸漢廣行露之意也左氏顧詆託君子之言譏其
女而不婦殆猶漸於
末世流俗之見者與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鄭人殺良霄與欒盈同義

冬十月葬蔡景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恕蔡人不敢討君之嫡嗣又臣民之心莫不欲諱其國惡使若般弒爲疑獄者故緣情量力不過責也許世子之罪隱春秋責之以深蔡般之罪顯春秋治之以恕蓋以教天下後世之聽獄者莫非中庸之道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爲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所爲何錄伯姬也解詁曰重錄伯姬之

賢爲諸侯所閔憂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解詁曰更復也復者如故特諸侯共償復其所喪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卿也左氏以爲晉趙武之等是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卿不得憂諸侯也解詁曰大夫之義得憂內不得憂外所以抑臣道也謹案大夫交會久矣唯此一事錄其所爲尤見專擅之實故特貶之宋向戌併貶者亦徧刺之意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解詁曰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云爾作不書者見者不復見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范武子曰晉非禮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解詁曰莒子納去疾及展立莒子廢之展因國人攻莒子殺之去疾奔齊稱人以弒者莒無大夫

公羊春秋通義卷八終經傳凡四千九百七十六字